杜詩闡

杜詩闡第七卷目

老册

熊家訓

杜詩闡卷之七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輯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出華州詩　乾元元年

至德二載甫自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自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公奉謝口勑狀云臣以附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此間道也與親故別即舊遊行在詩中所謂驚老瘦之所親述懷詩中親故傷老醜之親故也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　四句間道

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四句自拾遺出華州

此金光門外之間道我曾從此歸順本朝者此時賊滿西郊於萬死一生中脫身來赴至今思之膽爲破魂爲驚我至德二載間道歸鳳翔出金光門如此當時麻鞋見主涕淚受官是從還京身居諫省豈料今日諫官不終復移華掾展轉思維夫豈至尊之故亦無無才使然也自恨無才中道背棄光年日衰老長與君離從此金光門一出青瑣朝班滄江入夢長安宮闕北斗空瞻我乾元元年從拾遺移華掾又出金光門如此○此道即間道從此道歸者爲順不從此道歸者爲逆當時從此道歸者有幾人此道昔歸順句非漫下時房琯忤肅宗公因房黨故出華州似移官亦至尊之故

忠臣去國不懟其君詩之可以怨者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

晴宮柳暗長春 四句題鄭縣亭子 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四句感傷

華州鄭縣有西溪亭在澗之濱憑高一望詩興發矣於雲斷處見岳蓮朶朶下臨姚鑾屯兵之大路於天晴時見宮柳垂垂直暗高祖偶會之離宮亭景如此惟是講究上國寂寞無從最可惜者野雀從巢邊羣來欺燕燕何從於雀愛傷至是尤可畏者山蜂從花底遠來趁人人蜂何恨於人不忘情至是題亭而後更擬題竹無奈講宮寂掛幽獨傷神始焉憑高發興脫來興盡忽止耳○羣小猶野雀山蜂也公被譖而出故有感於野雀欺燕公出爲光門以來業遭羣小猶恐不免故有懼於山蜂趁人幽獨傷神正畏此耳

望嶽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峯羅列似兒孫 二句嶽 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二句望 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

門二句應首聯

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眞源二句應次聯

西嶽峭峻其勢絕處爲衆峯尊故衆峯輔於下者如見孫羅列然我欲一躡其頂奈無玉烈九節之杖直到玉女洗頭之盆耳最深險者車箱谷入谷杳無歸路極窄狹者箭栝嶺通天僅有一門何日始登應發秋風涼冷白帝司令爲西嶽本命時此時直躡峯頭眞源可問亦何須九節杖亦何止到玉女盆而已○公出華州以見愠羣小不得於君故寓感於望嶽曰安得仙人九節杖悲靑雲無梯也曰車箱入谷無歸路喩人情險艱也曰箭栝通天有一門分明望君門兮九重欲向重華陳辭也故遂結曰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眞源何以待涼冷後時小人之焰方張也意者移官豈至尊公反覆思之未得其故故欲向白帝問眞源按西嶽爲玄宗本命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二句中秋炎熱每愁夜中

足蝎況乃秋後轉多蠅二句諷辭束帶發狂欲大叫薄書何急

來相仍二句推案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結苦熱意

秋令苦炎食不下咽而況蝎縱又殺阻抵隙也大蝎木毒蟲至夜而集物之陰者青蠅見刺於風人適從何來乃集於此此時束帶視事已欲狂叫何堪簿書紛来堆案盈几何以解此熱青松短壑間層冰堪踏其如南望未能即得何〇當時朝中小人如王璵崔圓又有李輔國之奸惡其為蝎蠅不一而足公憂讒畏譏不能顯斥托之此物束帶發狂即陶潛不肯束帶見督郵意薄書何急即嵇康絶交書七不堪意總是棄官之思

留花門

至德二載九月朝廷用回紇兵以討賊既收兩京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此詩之作當在乾元元年秋公主既嫁葉護馬還長安時因詩中有胡為傾國至公主歌黃鵠二句也按史乾元元年秋七月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日國家事重死且無恨是歌黃鵠八月回紇可

洎是其臣骨啜特勒帝德等將驍騎三千討安慶緒是傾國至公追歎沙苑之留爲失計故作留花門

北門天驕子飽食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四句花門

自古以爲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四句不當

留胡爲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

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

休飛哀笳曉幽咽以上留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

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太行

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以上留之害

花門回紇天之驕子其氣飽颺秋高馬肥挾矢射獵何有於漢月哉自古患之即薄伐猶以爲羈縻惟務修德招徠羈縻不絕不聞留之也今回紇之來胡爲傾國使氣祲之氣滿闉闍問夫亦慶緒未除隱忍用之耳況公主

下嫁，黃鵠作歌，們與要盟，指日示信，遂使神京左轄，花門留此者，穹廬蔽野，勢若連雲，一望白衣，有如積雪，而且載回飛鳥，笳咽曉風，花門留矣，蹂躪原野，麥倒桑枯，所借沙苑一隅，本泉香草潔之地，而顧使花門飲馬於此，千騎滅沒，使馬如船，而況史賊又踰太行而來，雜種直抵京室，而處田疇，已經蕭瑟，花門留而蕭瑟轉甚，甚矣，留之失策也。

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二首

時朝廷命郭子儀等九節度大舉討慶緒，李嗣業統安西四鎮兵，來待命關中，公喜而賦之。

四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靖風塵。四句觀安

西兵　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四句

李嗣業　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兵，其精銳摧鋒，皆絕倫者，但恐不爲朝廷用命耳，今聞其將

兵過此將獻士卒風塵何難立靖況王將李嗣業立功邊陲屢摧勍敵身爲老馬夜不失途者卒亦蒼鷹飢則附人者夫不臨危不久戰其神不見必臨危而經久戰然後用意始見其神以此主將統彼銳師往而摧敵易易也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 四句嗣業

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四句起關中待命

四鎭精銳精銳故奇何以多爲萬騎足矣彼慶緒今日尚據河北六十餘城中原之地陷溺猶多嗣業此來談笑之間已無河北心肝所有皆奉至尊於是待命關中殺氣凜烈孤雲隨之轅門整肅飛鳥避之而且竟日歡宴城池不喧節制如此是役也早決其能滅賊矣

寄高三十五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頷下六句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

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言別以來高公無恙但兵戈既久爾我索居耳詹事則宦不達矣時不終否泰來有時索居則情已疎矣人壽幾何如此長別公竟情疎於我若得毋天上無鴻可以寄書乃天上非無鴻得毋池中無鯉可以寄書乃池中非無鯉況五十之年忽焉已過人素杳然真情疎矣此我所不解者乃初適領廣陵十二郡節度江淮平永王璘淮南兵罷李輔國忌其才下除詹事下除時適有詩云小人何不仁譖我成死灰宜此詩有安穩詹事時來宦達二語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四句比興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四句相形

寫其富。朔風一來。飄胡雁飛沙礫。木葉盡脫。獨草色還碧也。彼北里富家。其氣薰天。高樓弄笛。若不知有朔風慘澹者。豈知南鄰窮士。當此九月。尚未授衣。而絺兮綌兮。凄凄其以風。所云秋草凄更碧者。非耶。甚矣。北里不足羨。南鄰不足戚也。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騂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　四句出獵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四句歸獵

寫其豪。北里富者。即如白起之長陵銳頭兒也。乘時倚勢。觀其出獵。明發即行。張騂弓。挾金鏑。控馬踏雪。未知所逐者何方。但見平明出。抵暮歸。夕陽滅沒而已。揚揚自得。歸懸兩狼。觀其門戶。有旌節之榮。亦足豪矣。○待明發。謂其及時逞志。暮光滅。旁觀者。歎其末路。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四句興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四句指其人

寫其貴。銳頭兒即蕭京兆一流耳。深無用不割矣。今以用而割。膏無明不煎矣。今以明而煎。蘭不芳不摧矣。今以芳而摧。桂不馨不折矣。今以馨而折。才可恃勢可倚乎。彼宰相有沙道宰相府中所羅雋尹。彼時沙道尚未壞也。如蕭京兆者。亦赫赫一時。今日安在。徒爲人所哀憐耳。才盡勢亦盡。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蕭京兆即蕭炅。炅與吉溫相結附李林甫。爲宰相私人。舊尹。即京兆尹。府中沙道指林甫。炅爲林甫私人。爲其所網羅者。故曰羅舊尹。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六句比與人有甚於斯。足以懲元惡。二句指其人

寫其威。蕭京兆即猛虎也。莫猛於虎。有時遭縛。既已遭縛。因而枝撐在腳。其皮直爲人寢處。而無復睛光。向時憑其威者。今安在哉。彼元兇取禍。甚於猛虎。殺人者自殺之殊。戒之戒之。毋至遭急縛。始自悔也。○猛虎近指吉溫南山白額虎非。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䰟麻百夫行四句笑其愚送者亦有死不須羨其强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四句喚醒之

總結。彼北里富家。所謂銃頭兒蕭京兆者。固猛虎也朝逢其葬矣。前後送者。何其盛耶。觀者。莫不指其親戚之大。即爲䰟麻服者。亦有百夫行。况其他也。然送者之人亦爲人送。况富家之已葬者。又安足羨。昔之强者。莫如諸葛恪。乃孫峻亦得束縛之。以投山岡。生者之微尚如此。死者之强可知矣。富豪權貴。同歸於盡。回首南都綿綿之叟。因窮於朔風慘澹間。雖一時苦寒。禍患不及差足恃也。〇以富起。以富收。故知五章爲一人。一人是蕭京北。

遣興三首

三章遣興。皆切東都。因故宅。及諸弟。因諸弟。及親友。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四句興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結還首四句意

蓬生有根今從風萬里漂蕩不歸有根若無根矣我故宅在東都三年以來奔竄靡定言念故宅門巷闃然所以然者一望烽火戎車載道關東諸處安慶緒據城未下九節度方會師以討也因歎吾人生涯如蓬有根生涯幾何常爲羈旅不幾於蓬生離本根哉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 領下八句 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行

我雖不得歸豈無諸弟詎知我日夜煎心若諸弟亦各異方哉我煎心之至者不知其生耶死耶何況道路之

長者消息更阻也所以然者昔因避寇而分至今羈愁未息遂令飢寒不顧死生棄潤回首柴門如故也然而虎痕可畏也虎痕截道則鴻雁分飛乃鴻雁原自成行諸弟不復聚首亦獨何哉○公諸弟如觀豐潁或濟州或許州或江左從公者惟占死河間者又有從弟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四句追言初別 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皋間 二句不得歸之故 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挽起意結

憶我初別洛陽親友追攀者祖餞東郊南山信宿一時情事依依如昨自謂不久當歸詎料長河一帶忽阻煙成皋故墟非復疇昔當所載酒之地化為樹羽之場致令親友長別耶然幾亂定重過酒壚自念豈無一日但丈夫行樂貴於少壯所慘戚者朱顏早凋縱洛陽再盛故人已老東郊送客竟為永訣南山遨遊真成夢想矣○成皋屬洛陽府安慶緒據河北汲鄴七郡是煙塵阻長河朝廷於九月命九節度會師討慶緒屯兵羣洛

問將濟河趣新故日樹羽成皐間。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强自寛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四句九日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二句藍田莊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結應首二句

悲哉秋之爲氣。況逢老去。戚戚何爲。爲此與來。今日九日。與崔侯盡歡而飲。老去故羞將短髮。吹落風前之帽。參軍非我事矣。與來故笑倩旁人。正我頭上之冠。龍山猶不遠耳。不見莊前秋景。藍田之水。直從西北千澗合流俱落。藍田之山。直與太少兩峯。對峙俱寒。秋氣蕭森如此。既已老去。明年此會。未知誰健。幸今與來。茱萸一枝。能勿珍重哉。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二句東山草堂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煑青泥坊底芹四句草堂景物何事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請客反結

藍田一帶莊舍不少，獨愛汝玉山草堂者，以其靜耳。草堂既靜，秋氣復爽，靜與爽俱，不亦相鮮新哉。惟靜故鐘磬之聲，有時自發，惟爽故漁樵之人，落日更見，而盤中新剝者，有白鴉谷口之栗，與飯共煑者，此青泥坊底之芹，我愈愛汝草堂矣。草堂而外，豈無西莊崔氏，而外亦有給事，給事行此別墅，何不恬退謝林下之樂，乃柴門空閉，長此寂寂不發，令松筠笑人耶。此崔氏遠矣。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四句叙其才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

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以上叙其遇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
憐野趣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以上叙才情
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
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
獨泣向麒麟以上叙其流夜郎　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
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以上辨其誣　老吟
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以上望其歸

昔年有四明狂客賀知章者見爾文章歎爲謫仙蓋由
筆一落風雨都驚詩纔成鬼神亦駭耳自狂客號爲謫
仙聲名裴汩没伸於是奏頌金鑾官居供奉流傳絕調
擊唱清平龍舟泛而力士扶登樂章成而錦袍奪賜殿

中承寵白日類踈髮鬢皈依青雲常識謫仙榮遇如此不足爲謫仙重也未幾力士見嫉詔許乞歸賜金放還因而遇我當年與孔巢父韓號爲竹溪六逸本欲幽棲也此日還山素志未負本忘寵辱也落羽歸來出處能全於時邂逅劇談憐其野逸倡狂嗜酒愛其天眞與我遊梁夜常醉舞與我客魯春復行歌謫仙放後同我客遊如此庶可自全矣無奈才高畏俗道屈違時俊如禰衡俊身不免貧如原憲生世拙憐不幸見猜於永王璘豈爲稻粱之謀何嘗爲璘之參謀致來蒼蠅之訴遂使五嶺長流三危遠放命懸鵩鳥道泣麒麟謫仙流夜郎如此要豈其罪哉謫仙之於永王璘如蘇武附匈奴常思還漢也如黃公抗高節不顧狂秦也如申生傅楚元王王不設醴見幾思去也如鄒陽於梁孝王含冤下獄欲上書自訟也然則安得有爲璘參謀之事拼當時無以此義上陳覺龐詩法致令日長流夜郎耳謫仙被證如此不足爲謫仙病今於五嶺三危之地老吟秋月臥病寒江朝廷之恩澤永隔矣回首龍舟獸錦白日青雲何可復得然棄槎有日終當問津似爾謫仙應歸天漢夫豈老於夜郎已也○此詩敘白一生行狀最爲詳確白於天寶初徵官供奉旋放歸山此詩云乞歸優

詔許遇我宿心親是公與白交在天寶初年閒不在開元時云嘶舞梁園夜行歌酒水春是公與白遊又在往來魯郡梁宋日不在壯遊齊趙時劣白流夜郎聞酺不與故後恩遇不霑皆有詩是怪恩波隔也故曰莫怪恩波隔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公自注虔時坐汚貶謫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四句總

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在顧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爲才名誤夫子稀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鬢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以上敘其貶謫 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四句結還有懷

天台地隔吳越三江風浪滔滔不休鄭公謫此竟無歸日縱使得歸風浪如此老病加彼多應迷失耳我想鄭公往日逍遙散誕本是水鷗今謫台州何異置鬼彼鬼在置中性命焉保惟有狂顧思奔而已況台州地惡猶勝山鬼如樹蝮蛇此物滿城誰與度歲凡此山鬼蝮蛇何魑魅之獨魍魎宜遠不宜禦蒼魑魅所妒者才名乃才名又非禦魑魅之具古來逢魑魅與禦者多被才名誤耳若嵇康若阮籍卒嬰世網鄭公才名四十年今日見惡時俗何以異是所可痛者白頭司戶青眼茫茫東帶摳衣折腰大吏公平生以故人遇我今日故人非他人同是水上鷗同作置中鬼同為嵇阮流同著黃帽青袍不肯折腰於大吏者平生痛飲盃酒相得今日我為司功公爲司戶一官拓落老而無成極目乾坤莽莽回首相見知何日耶○置中性命由他人所謂他人卽山鬼蝮蛇魑魅之屬時俗人而惡才名者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二句去歲至日欲知趨走傷

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着衣裳四句今歲至日何人錯認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結還遣興意

去年我扈駕還京長至賀節得左右侍從捧御床矣五更三點即入鵷行彼時趨蹌奔走夫豈傷心地今猶是趨走地爲傷心地者正想此御床前鵷行次氤氳滿眼香不可復見耳惟此氤氳香不復滿眼所以趨走地不禁傷心諸公身在氤氳中趨走地亦知我傷心之故正想此滿眼香否諸公此時語笑我亦欲從容以陪借乎無路諸公此際衣裳我何由顛倒而着猶然有時古人以長至日爲愁盡日愁盡日是愁窮也豈知自人言之錯認爲愁盡日自吾言之方許爲愁添日與線俱長也諸公亦念之否○趨走非爲華襟勢謂都將之說正是趨走於朝身不得與故曰傷心地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承前章去歲茲辰二句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

殿中問四句正寫首聯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結還今年至日意

我今騎踏華榛逍遙供奉不可復得猶憶去年今日入就行拜御床不嘗親侍龍顏哉此時香案之蓋麒麟不動而爐煙自直殿上之扇孔雀徐開而儀影交還彼玉几為龍顏所憑者出來北極朱衣傳呼以就供奉班者只在殿中往事如此一出華州遂違朝賀爐煙扇影恍然夢中玉几朱衣如在天上所對者孤城耳寒雲耳此日何日而對此也回首去年今日曾不料其有此日也閒院故人亦念我斷腸之故否

暫之東都回華州詩　乾元元年至二年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為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北一開眼駐

馬偶識雲卿面（以上遇孟雲卿）向非劉顥爲地主嬾廻鞭轡成高

宴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歎曲終今夕

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以上宴劉顥宅）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

軌（點冬末以事之東都）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

鳴淚如綫（點宴飮散）

馬首東都風吹塵暗途遇茫然矣湖城北去忽遇雲卿乃雲卿亦客幸有劉顥爲東道主不然同覊亦擲高宴何由我攜雲卿同至劉侯甚歡置酒張燈餚厨治具劉侯日今夕聚首且語歎曲從使時事艱難酣戰未息姑置勿道於時照室紅爐曙光若促縈窗素月文練疑垂我與雲卿盡歡於劉顥宅如此益自長安陌上天開地裂以來豈易得此歡會幸而東都初定洛陽殿裏春光再生今日同軌至止有劉顥宅之宴樂所可惜者刻漏

將盡更箭交催湖城地主忽復天涯馬上雲卿又成異路荒雞一二聲客淚俱下矣〇時東都初復皇路再肅故客途邂逅得叙友朋之樂公嘗曰天下友朋盡膠漆觀公遇孟雲卿同宴劉顥宅情事甚爛熳可喜時九節度方圍安慶緒於鄴史思明又遂為聲援賊焰未消故曰向鄰戰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四句取魚）饔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砧何曾白紙濕放筯未覺金盤空（以上設鱠）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

我姜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以上志別

我適東都由湖城已到閿鄉又得姜侯爲越王爲我設鱠夫嚴冬設鱠魚不易得況自昨至今天風變作風作則河凍河凍則漁難漁難則魚何從取姜侯乃令校人鑿氷而入勢必侵河伯之宮魚得矣鱠可設矣此事非饔人不辨於是校人得魚饔人受魚既已受魚因而洗魚洗魚而後磨刀霍霍魚眼猶紅魚鮮矣磨刀者將以鱠魚饔人善鱠遊刃於虛砉然無聲聶而切之細於飛雪內則曰魚去乙乙者魚有骨如乙篆形去之爲其顱也茲已剝而背爲頭上骨又非所去者但用蒜以治之饕事畢鱠成矣魚之腴者尤在腹蒸人膾腴切腴以獻貴者姜侯以腹腴勸我非以我貴以我老也愧此年少矣顧鱠之設者將以佐飯內則曰養老者五十則異長又恐其味薄沃之以齊軟然香稍姜侯非以我老故與遙想此鱠落碟之時白紙不濕及背此鱠放筋之后金盤未空此皆姜侯之德姜侯之情姜侯之心不意新歡飽德多情如此所以東歸暫留敘別且止凡人顏色雖好心事却非姜侯於我拳拳倦念我之老有加無已是真也非僞也吾他年相憶正爲今日一鱠之設極不忘

丹花我長日甚子貴有時何足道哉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以上昔時鳳翔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以上今日閿鄉

猶憶去年行宮在鳳翔時與君相遇爲同舍郎不獨官同舍交亦同心不減骨肉也不獨交同心文章亦同謂每蒙見許也今日兩京既復行宮亦歸我出華州君尉閿邑謫宦相逢客況亦無不同乃人情之好偏於困苦時見而況昨夜追歡此樂更未有也所可羨者似君多才不宜潦倒如何作尉下邑潦倒依舊夫豈多才者能潦倒無才若自潦倒亦不能耶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 公自注前赴華州日

詩寄員外茯苓、

寄語楊員外寄語二字貫到末 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爲斸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少府爲我寄詩語員外曰茯苓之寄遲遲者山寒難得耳斸茯苓必於二月新雨後計歸華州當在二月此時稍暖當爲員外斸青冥而求之青冥斸則神仙之窟翻動矣仙窟翻則鳥獸形之茯苓可得矣封題奉寄不敢後耳華山不獨生茯苓兼產藤杖茯苓而外更貽老藤以扶汝醉而初醒時李少府寄語云○貽藤杖非謂楊貞高陽之徒技楊自賊中冒險赴行在除司勳員外郎與公同功一體公出華州楊李在朝貽以杖者欲楊持危扶顛也特寓意於一杖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

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盡說急難才轉益愁向駑駘輩以上寫急難才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四句寫骨相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二句亦業有事之東都鳳臆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結挽自矜意

丈人胡騮前年避亂曾過漢中金牛峽將入蜀迨邑上皇繼而廻鞭走見今上於靈武此時朝漢水暮靈州一一何神速蓋此騮自矜神駿爲千人萬人所愛盡說其有急難之才者我一聞傾心自顧駑駘何堪並駕而況與耳竹批四蹄玉削蓋龍種而非凡胎骨馬而非肉馬也今日東都初復大道蕩蕩丈人有洛陽之役我得與丈人同行自傷駑駘不及胡騮猶幸大道再清衰足與駿才並行各得耳此胡騮雖日千人萬人愛若其鳳臆龍鬐須經巨眼不見側身行注目往長風起於足下自矜絕代豈虛語也

觀兵

北庭送壯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三句觀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彤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五句觀兵之意

此鎮西北庭李嗣業前獻士卒待命關中所送壯士貔虎尤多盈精銳絕倫由來無敵也我觀兵之意謂何正爲今日邊隅時勢當圖萬全先發制寇耳彼邊隅妖氛方熾自白馬而爲亂此元帥待命已賜彤戈而啟行是役也當將逐鄴城以討安慶緒我意圖鄴且緩先勦范陽益賊[illegible][illegible]思明封豕緩鄴城之攻殲遼海之寇慶緒失所恃援而抵城自下不亦勢順事逆哉邊隅今若何我所[illegible]者皆如此○時九節度會師討安慶緒慶緒窮蹙求救於史思明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救鄴軍於滏陽遙爲慶緒聲援思明渠崔光遠初至魏州引兵而下遂陷魏當時賊勢慶緒倚思明爲虎翼蔚思明慶緒自覆也乾元二年正月李光弼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illegible]與之

戰。請思明懲嘉山之敗，必不輕出，得曠日持久，鄴必成必
潰。魚朝恩以為不可。九節度圍鄴，但築壘穿塹為灌城
計不行。思明自魏疾引兵趣鄴，官軍遂潰滏山之挫。自
取之。公曰：莫守鄴城下，斬龐遵濟波滇石書哉。思明
據范陽
為遼海

憶弟二首　公自洛府歸南陸渾莊

時居陸渾莊。定公有事之東都，暫歸故里。以下諸詩定為一時作。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四句承喪亂說。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結

濟州

我弟亂鄭州，得弟平陰消息，知弟寄食窮村，依傍濟
州耳。此後臨書無人得到，欲見兵又載途，弟本不狂，憶
斯喪初，弟催我走，其情孔亟，不啻如狂者。弟豈遑消
但我弟時，弟方卧病，至今憂弟無時去懷也。此皆我

淚向誰訴耶惟共濟水東流弟處庶幾書不到水到庶
幾無由兄弟共水東流因得見弟湯湯濟水朝夕東流
悠悠我得相見
無日亦如之何。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二句歸莊之由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
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河南定四句總承斷絕人煙久東西
消息稀結照鄴城圍

自至德二載十月官軍克東都安慶緒走河北河南已
定此我今且得歸陸渾莊然猶據鄴九節度以兵圍之
然幾速敗而不問者喜在此忘在彼耳顧此陸渾莊昔
經百戰故人之在者有幾季與弟俱避亂他鄉今日尚
在但三年內日望弟歸向以干戈未定猶須與日今河
南定弟可歸矣乃花自發不見弟歸也鳥還飛不見弟
歸也我在陸渾為西弟在濟州為東人煙斷河南
既定亦可俟消息稀豈非鄴城之圍未可料哉。

得舍弟消息二首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爲心厄苦久念與存亡 四句未得

消息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 二句消息 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

床 隱括管背意

亂後歸鄉者少矣蓋故鄉殘破反覺他鄉可棲耳但我

則爲汝一心厄苦非暫將相憶也且久念汝而願與俱

亡非 厄苦也惟在鄰時得弟消息是汝昔日之

對猶在 孫歸墜又得弟消息知汝同難之妾今

已辭房此 忿恨誰知我者舊犬亦之垂頭繞床一似

恐故 并慰 故人欲爲我寄書去者可以人而他鄉耶

原

骨

爨東流

來栗荊

首

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四句比

重漂泊難相遇 二句消息 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弟兮也不幸爲風所吹風能吹花落樹不能吹

所由色與春庭俱暮一落之后已辭故枝復使

風回花無處所我與弟是矣弟所來書爲恩書書何以重骨肉恩在焉故也骨肉恩書何以重亂離漂泊不能相遇故也不真花落辭枝風回無處耶我前憶弟千種之恨付與濟水東流今日餘淚猶有成河經天而下復東注於濟州耳弟知我否

不歸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二句不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六句不歸之痛

祿山自反范陽河北諸郡望風瓦解我從弟死於河間猶尚征伐自來收汝骨也今已矣長不歸矣豈非終身恨哉若論從弟人所皆有爲爾不平恨獨終身者汝俊邁而聰明耳無論其他即算數細事俊邁可卜況年在總角聰明過人自埋骨空城三年於茲面上之土得春風而青草又生弟真不歸也已○數金二字有謂蓋數

爲六藝之一方名書試原幼學事接總角句可見

洗兵馬 公自注收京後作

此篇後及新安等篇皆自注收京後作正見兩京雖復太平尚遠節賈誼已治已安臣獨以爲未也意先是公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圖狀云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竟縱臣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遣李銑殷仲卿等軍渡河佐之收貝博賊若救之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候其形勢漸進又遣季廣琛魯炅渡河收黎陽臨河等處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誠如公言不獨可以滅慶緒兼可牽制思明討不出此九節度并力相州至六十萬人一齊俱潰洗兵馬詩及新安吏等作皆有感於此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淸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命危在旦夕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

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葡萄宮以上叙牧山東之事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禁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以上追叙收京歸功

諸將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强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以上見收京後

當任賢相尺地寸天皆入貢殊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以上皆願京之詞結

出洗兵馬

朝廷中興賴有諸將耳今日安慶緒尚據山東諸郡收京後收山東爲急務也諸節度會師討慶緒郭子儀先破安太淸遣使告捷捷拔衞州魏州捷書之報誠不一次夜報以慰宵衣晝報以慰旰食無不同詞云又傳聞子儀自杏園濟河崔光遠自酸棗濟河魯炅自陽武濟河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慶緒之命危於諸將破竹之勢矣所餘鄴城不日可下况朝廷獨任朔方破鄴后功何可量哉回吐番助順京師多汗血之馬花門効力與宴滿蒲萄之宮兵勢如此山東諸郡反掌收耳夫山東之收原可計日蜀道之奔實爲前車或者但喜皇威之淸

海岱不思仙仗之過崆峒是豈不忘河北之意與所以然者三年笳裏頻奏關山之月萬國兵前常驚草木之風王臣有蒙塵之悲將士犯霜露之痛也今日收山東之諸將即前日收兩京之諸將若成王儼若郭相子儀若李司徒光弼若王尚書思禮皆智深勇沉同心協力用奏厥功凡此二三豪傑非貪天功慕封爵為時而出整頓乾坤兩京既收濟時功畢從此人思彈冠東走者鱸魚休憶矣從此民慶安澤南飛者安巢有烏矣青春無恙紫禁依然且上皇既返迎望賢居興慶今上重修人子之禮通宵鶴駕鳳輦親臨問寢雞鳴龍樓待曉人但知兩京收復鑾輿反正以為太平景象何非二三豪傑安能至此至若靈武諸臣自廁於攀龍附鳳本無汗馬之勞坐邀封爵之榮此皆蒙帝力乘時會夫豈得與中興諸將並誇奇績哉天下危注意將天下安注意相蕭華張鎬非其人與今日者以言蕭丞相既留關中庶幾張子房仍收幕下張公雖為江海客無意功名乃負魁梧奇偉有過人者以此人乎朝徵起俾之扶顛湯屋雲杼籌策安史可殄也何青絲白馬之紛紛中興可奏也何用宣漢光之不再行見太平坐致尺地寸天皆入版圖符瑞漸臻銀甕玉環交羅天闕商山隱士紫芝駮

歌聲上詞人。河清獻頌。萬國健兒。難歸南畝。天涯思婦。亦轉夢思。區區山東。不足救也。今日魏州思明。餘氣尚熾。鄴城慶緒。遺孽未除。然挽天河以洗之。使甲兵永息。是在壯士耳。壯士謂誰。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者是也。○肅宗以郭子儀領朔方兵。又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獨任二字。有譏詞焉。肅宗於回紇優禮太過。餽肉之喻。詞意痛絕。蕭華初爲魏州防禦。郭子儀以崔光遠代之。故曰留。或曰蕭華指房琯。肅宗曾以房琯爲我之蕭何也。按琯於乾元元年六月。已貶爲邠州刺史。張鎬與房琯同平章事。未幾出爲河西節度使。又罷爲荊南防禦使。是朝廷有一張鎬。不能用也。曰復用者。謂朝廷復用之耳。休歌紫芝曲。望李泌出山。

新安吏

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九節度圍鄴。時滏水之戰。官軍潰而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將繼至。議捐東京。退保蒲陝。張用濟以蒲陝存飢。不如河陽。子儀從之。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城以守。新安吏以下諸章。皆此時作。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

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以上點兵）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卻見骨天地終無情（以上點兵而行）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四句點兵之故）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濠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以上慰之之辭）

此點兵守東都之新安吏 我行新安道點兵之聲一何喧呼問新安吏新安吏曰府帖昨下縣小無丁不得已點中男行也顧此中男人未成丁身絕短小守城之役何以堪此況中男中其瘦而無母者爲更苦此時送者行者莫不慟哭但聞白水嗚咽東流不還青山遙隔哭聲猶在眼枯矣淚縱橫矣誰知天地無情豈以慟哭可免斯役哉然哉所以點中男者守王城也守王城者相州未平也當九節度圍鄴築壘穿塹壅水灌城自冬涉春

慶緒食盡人咸謂克在旦夕豈意史思明引兵趣鄴抄掠四布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賊情難料如此至今日退軍修備也先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今就糧只因故壘耳食不乏也先是圍鄴時賊兵抄掠官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今鍊卒亦依舊京耳非遠戍也先是壅水灌城軍士有築壘穿塹之役今揀豪力省牧馬役輕無前此之勞矣先是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軍中苦樂不閩今王師既順撫養分明有一體之誼矣我勸送者行者不必慟哭爲此之故況僕射子儀恩同父兄存矣戍役塡守王城勿以相州之役逗留不前也○相州之役正丁雖死因及次丁攷之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致餘子守王城犬故也按太宗點兵并點中男魏徵諫乃罷祖制中男不點今日中男之點雖非得已時事可知時郭子儀軍中尚有六七萬糧故有就糧因故壘句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

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以上敘石壕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以上述老婦應吏之詞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結還老翁

此召役築河陽城　我從新安來暮抵陝州有村名石壕者但見有吏乘夜捉人此村所留但老翁老婦耳老翁已走老婦應門吏呼愈怒婦啼愈苦老婦應吏曰今日老為九節度鄴城之役我一家三男盡戍鄴城鄴師潰一男附書到家知二男力戰身死一男之存者苟免耳二男之戰死者長已矣可憐一室更無他人戰死之男所遺者乳下孫所存者未亡人少婦襤褸不堪應役老嫗雖衰力何以應命今日河陽土國之功不能稽緩從事庶得備晨炊以執勞也老婦之言如此夜久語絕幽咽如聞泣天明老婦遂從吏登途此老翁之踰墻走

者長別不顧矣○既斷河陽橋以保東京因築河陽城當以急應河陽役一句爲眼新安之人召守王城送中男者止有此石壕之人召役版築應晨炊者止有婦背室役矣起結叙事中段從老婦口中說出日暮投石壕村中云請從吏夜歸結曰夜久語聲絕皆棠苷投說前日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後曰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老翁老婦首尾有情

新婚別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四句總起）結髮爲君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以上叙別）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

力事我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歎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乖迕與君永相望 一段勉夫

此敘兵守河陽城。新婚之婦曰兎絲當附松柏。今附蓬麻安其蔓而不長矣。嫁女須得所隨斯與偕老。今嫁征夫有棄擲不如耳。所以然者。結髮為婦期煖君牀。非東路勞也。暮婚晨別。君床未煖。誠路旁之棄置也。要豈得已亦有河陽守戍之役耳。河陽不遠。似有歸期。但妾身將婚未久。則當事姑嫜。禮婚之夕。須明資見婦於舅姑。乃得分明以稱姑嫜。暮婚而晨即告別。則未分明。就諸姑嫜。而何所事矣。轉念父母生我何等鞠育。一日從夫雞狗亦得將以供祀。愛我如此。今君以河陽之役竟趨死所。沉溺何如。況我行未便。勢難追隨。願君努力。勿以新婚為念耳。所以隨君不果者。恐軍中有婦。鼓聲不揚也。所以勉君勿念者。我羅襦棄致紅妝已洗也。祇有百鳥雙翔。豈不念人事乖迕。天各一方。惟有永永相望為此夫而已。○一篇中。君字凡七。與首曰結髮為君

妾下數君字皆從此出爲君妻則煖君床席不煖君床凡以君有行也爲君妻則隨君去既不得煖君床又焉得隨君去爲君妻則爲君紅妝爲君妻則與君雙拜君行矣君往矣不得與君同去矣紅妝則對君洗相望見與君永凡以爲君妻也七箇君字一呼一淚嗚呼亂不廢禮禮必順情先王之制況民生有欲莫大於婚既棄其禮又拂其情王於暮婚晨別是何等時事東山零雨篇云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先王曲體人情如此諷公詩盖念范氏人道使民之說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二句總括何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以上寫垂老男兒既介冑長揖辭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以上寫別土

門禦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歎萬國尚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以上都寫府事是垂老別之故

此遣戍守杏園土門備史思明。老翁之言曰四郊多壘尚未寧然我雖垂老未許安閒也況子孫陣沒苟活可僥所以投杖出門不顧生死同行之人代爲我悲自幸牙齒猶存也其如骨髓已枯何夫我雖垂老猶是男兒介胄不拜長揖而去有何足憾所難爲情者老妻耳我行雖則死別妻寒亦爲可憫是我不悲已死轉痛妻寒也乃老妻亦知我成不歸數有加餐之好語是老妻不憫己寒反慮我饑也此行我果何爲蓋將守杏園土門備史思明耳此處壁壘甚固飛渡亦難較諸鄴城之戰命懸呼吸其勢大異況人生離合何常盛衰不免回首少壯惟有咨歎豈獨我哉萬國之民誰免征戍烽火之餘滿於岡巒草木腥川原赤四郊未寧靜如此欲求

樂土。何處爲然。顧此敝廬。又何足戀。蓬室之居。從茲永棄。肺肝之摧。能勿塌然。所由垂老而別也。○周禮鄉大夫之職。辨其所任者。其老者皆舍。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皆歸養。子孫亡盡。老者從戎。如垂老別者。亦可傷矣。守土門杏園而曰勢異鄴城下者。兵有主客。鄴城之役。賊爲主。我爲客。土門杏園之守。我爲主。賊爲客也。當時鄴師初潰。退保東京。所扼要者。河陽。故築城以守杏園土門。卽在其處。按史。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上元間。令狐彰使楊萬里請降。徙屯杏園。是杏園爲河陽扼要處。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安守忠將兵出土門。又使蔣欽湊以趙郡甲卒守土門。顏杲卿召袁履謙等西據土門。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出土門救常山。寶應元年。藥子昂說回紇自土門略邢洺懷衛等州。是土門亦河陽之扼要處。相州之役。史思明密知官軍潰去。自沙門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守河陽以保東京。守杏園土門。以保河陽。是當時用兵之勢。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以上叙無家之故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以上叙無家別之情事

此叙鄴城敗卒　敗卒之言曰追維天寶盛時豈嘗寂寞寂寞自天寶後也自遭喪亂田園荒蕪我里百家存亡難保賤子今日所潰而歸爲訪舊蹊但存空巷所見空巷中日色無光對狐作伴四鄰寡盡寡妻亦稀荒蕪

如此仍歸不忍舍者以身戀故果人當首丘也我陣敗而歸當此春日荷鋤灌畦了此餘生不意縣令聞知召習鞞鼓此役將終不免雖本州之役不爲甚難內顧子身有何繫戀然近行本州止於一身遠徙他方終於迷失似此家鄉蕩盡遠近相等况我無家雖因喪亂亦由毋死五年以來毋子兩人彼此抱痛無家矣雖出門向誰作別也人生到此號爲烝黎亦何益哉○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使民有有家之樂今新安無丁石壕遣嫗浙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陳古之子孫至戰敗逃歸者又復不免人生無家所以爲烝黎救足數章

杜詩闡卷之七終

杜詩闡第八卷目

同學王日藻邦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澳華氏訂

華州詩乾元二年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天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塵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以上夏日萬民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尚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

心殊未諧耿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以上夏日歎之情

夏王後日經中街行黃道赤光徹地蒸鬱難開延望雨耳願雷爲雨徵奈雷聲久絕夫雷動則雨驟而能澤物無雷則雖有小雨於物不濡良田亦坐槁耳豈特良田鳥死熱魚苦涸矣夫大時之應人事所感今萬人流冗觸目蒿萊安史縱橫鄴師新潰所出倉不下咽夏憂從中來緬想貞觀年間朝有賢相政事修明時和年豐國無夭札今耿然難再求與房杜王魏數子偕者杳無其人此可歎也○此爲肅宗大權下移李輔國又歎朝廷無賢相也乾元二年夏四月以久旱祈雨時輔國專掌禁兵事無大小輔國爲制勅公曰上天久無雷無乃號令乖朝廷所相者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等李峴具陳輔國專權亂政狀輔國忌之以他事出至李揆執子弟禮於輔國呼爲五父呂諲第五琦李峴皆碌碌庸臣相之賢者不終任其庸碌者但知阿比公曰耿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以上夏夜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以上夏夜歎意

夏日難暮況當炎蒸亟望涼風耳俄而華月出疎光來雖無長風喜有涼月但見虛明之際已徹纖毫蟲羽之微飛揚各得我何歎之有可歎者此荷戈士也此荷戈士窮年守邊未由洗濯不但永日執熱至夜猶擊刁斗雖被青紫何如林下哉於時悲笳互發鸛鶴哀號求如羽蟲飛揚何可復得言念及此轉加煩促摧有激烈感懷翹首太平而已○夏夜歎歎將帥在外不得休息難免中傷也當時鄴師之潰郭子儀退屯河上魚朝恩因

敗短之於上公曰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青紫雖被
體不如早還鄉痛其功名未立受譖中官誠不如見幾
而作耳當時宰相受制輔國將帥受制朝
恩豈非炙手之時執熱之勢二數畧同

所思　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二句點自注　爲農山澗曲臥病海雲
邊世已輕儒素人猶乞酒錢四句承傳信　徒勞望牛斗無計劚
龍泉結出所思意

我望鄭老邀恩而歸今身仍竄恥憶自至德二載就收
台州至今乾元二年始傳其信傳其貧生無計山曲爲
農傳其潦倒日增海邊臥病傳其斯文將喪儒素已乖
傳其痛飲依然酒錢不乏其信如此遙想台州分野上
屬牛斗夫牛斗之墟劍氣所燭今龍泉劍氣雖燭牛斗
竟無雷煥發之獄中亦何日而免於竄也○鄭竄已久
日仍竄者乾元元年六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問未
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公冀鄭得邀恩典歸竟不

可得故

日仍窮。

獨立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

亦多濕蛛絲仍未收 六句寓言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結還正意

鷙鳥爲猛鳥今在空外不及防矣鷗爲閒鳥今在河間自爲無患也豈知以彼空外及此河間飄颻而來搏擊甚便鷙猛如此鷗之往來容易者鷗之愚也况草露迷濛蛛絲密布哉鷙鳥空外使人不及防草露蛛絲使人不屑防不及防者搏擊固忽及不屑防者羅織亦暗施何多端也我人處世自任天機人事一遭多所不測彼獨立者何能當此萬端紛遝矣○此似傷去年出華說言傾危之故。

遣興五首

公將棄官志在長往。

遣興諸作大指可見。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六句見士貴知己又如澗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爲枯林四句見用舍由人

蟄龍雖臥老鶴有心其未遇則然賢俊猶是也昔之賢俊幸而遇耳當其未遇何異今人如嵇康孔明有遇有不遇者一不得其死一有知己也豈獨蟄龍老鶴澗底之松亦然其用其舍在人所求用之則棟梁不用則枯林見今豈無孔明知音安在耶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以上表龐公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四句申明上意

昔有龐公拒濟時畧不入州府於襄陽耆舊間獨高處士之節者誠恐禍患不免也龐公嘗語劉表曰鴻鵠巢

於高林暮而得所棲龜鼉穴於深淵久而得所宿趣今行止亦人巢穴各得其棲而已信哉林茂鳥方有歸水深魚乃知聚與古來豈無賢達人得取之者以川谷出神龍爲人所豢不免菹醢猛虎爲人所縛不免寢處其皮其始人得而取其後人得而殺是故以文種不免越王得以富貴取之以淮陰不免漢高得以齊王取之屍公攜家高隱鹿門劉表招之不至非不欲取不可得而取也士亦務爲焉得取者可矣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二句王末領 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苦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陶潛高行沙致誠哉避俗由今思之一似未達道者夫惟不達道者恨枯槁睞達生以子之賢愚挂懷抱而不能自遣我不能爲陶潛解矣○陶潛採菊漉巾詩酒自娛未嘗恨枯槁解綬棄官卽賦歸去來達生未嘗不早作責子詩詠諧戲詩未嘗以子之賢愚挂懷抱非達道不至此山谷曰子美困於山川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故托之淵明以解嘲耳斯得之矣

賀公善吳語在位常淸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四句生前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淸涼四句發後

古人不作近有賀知章耳知章越人能操吳語當其在位淸狂一官如寄嘗夢遊帝所上疏乞爲道士遂賜鑑湖一曲即以其宅爲千秋觀服黃冠以道士終至於今淸狂爽氣渺不可得乃其山陰茅宇所謂千秋觀者尚在人間過其地挹其風江海之氣淸涼日甚一似淸狂爽氣蕭蕭未散云

我憐孟浩然我憐二字直貫至末裋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淸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孟浩高人憐之者惟我耳何憐爾蓋由孟公布衣終身賫志以沒也況其詩淸新直凌鮑謝哉孟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今淸江之中空有舊魚垂竹竿者之人長夜矣孟集云灌園藝圃以全其高今春雨所餘但有甘蔗灌園藝圃之人長夜矣彼東南襄陽正孟公所居處今日望雲悲吒正悲其衣裋褐即長夜耳昔之孟

公可讓今之孟公猶是也○首章遣興興在隆中二章遣興興在鹿門三章遣興興在彭澤四章遣興興在鑑湖五章遣興興在襄陽故里皆棄官之思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湧神人身更長 四句興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四句正意

平準書曰天用莫如龍矣其游戲大海宜惟所欲爲乃或繫扶桑不能自騁一頓羲和之轡徒湧海水之波浪出龍用雖神又有神人如羲和者以制之耳彼英雄亦當審所自處保全性命徒然自強亦何益哉所以然者上有真宰嘿嘿主之其意茫茫非人可測龍制於神人英雄制於真宰况非龍非英雄妄自尊大多見其不度德不量力自取滅亡而已○詩意似諷懷恩輩

地用莫如馬無良誰復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

渥洼種自與駑駘異六句異馬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二句責成
用馬
者

平準書又曰地用莫如馬然馬不同彼無良者不須記也惟千里之足疾如追風斯可君意耳但渥洼名種原異駑駘當相諸牧壯驪黃之外不令與蹄齧爲伍則彼得逍遙自如其追風能事必然常可君意御馬者當知審擇矣○當時良將如郭子儀被譖失眷不能有爲如千里馬受羈槽櫪豈能展追風之力魚朝恩本無良者命爲觀軍容使大將以下受其節制譬彼駑駘必至僨轅詩中旣曰可君意又曰君看是在馭之者

入秦州詩乾元二年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四句立秋後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四句

趣之意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日月數定節欲稽留而不可得非猶夏今已秋人事推移亦如此五月鳴蜩秋已過時號猶未歇者若爰爰乎不安於樹動驚秋之感至於燕春至秋歸今日之燕豈能久客我平生之願不過獨往肯至遲暮反不自如今日罷官而去亦由人耳誰可羈縻我者使心爲形役也我决計棄官矣○秋燕句公自言我出華州如燕倂巢今已辭去誰爲我主人者故曰已如客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清目句領至末）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我至秦州地有赤谷躋攀登頓艱不自安所喜出郊眼界始曠耳但見溪回勢聚日氣常暄逕轉路幽山田恆熟而況鳥雀歸飛都依茅宇松菊偏地皆繞藩籬似此風景何異桃源我今投宿不猶武陵問津之人耶

昔遊

昔謁華蓋君深求洞宮腳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卻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覿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響虛駃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匕藥（以上叙王屋之遊）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休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四句叙東蒙之遊）胡爲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鬒髮變未憂筋力弱扶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以上入泰思訪董鍊師）

我昔年曾遊王屋山謁華蓋君綠袍綴玉誠神仙之姿惜人指逖樂白日空西耳雖巾几尚存弟子猶在乃入

門寂寞灑淚相看我山遊之興發軔於此既違夙願能免含悽庶幾凝神熙期冥覯於時磬聲初罷伏閣旁皇恍見王喬跨鶴而下未幾向晨溪寂歸踪已迷回首王喬皓鶴果安在耶只因尋山之興夢想常繫所由累牘不能無奈紫金難得也因辭王屋遊東蒙再訪元逸人此時同志者有李白伏事者有董鍊師雖至今依然蕭索今日遠客開塞道意久衰聚戀妻孥丹砂負約但鬢髮雖變筋力猶堪聞董鍊師者近隱衡陽廬霍間當此清秋杖藜而往乘興爲衡霍遊豈以昔遊不遂道念竟衰耶

秦州雜詩二十首

前數章大意謂朝廷全師喪於安史主吐蕃失防將來秦州不盡没吐蕃不止後數章欲卜築於仇池東柯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包二十首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四句寫秦州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

留若自歎

烽火。今日生事。滿目堪悲。不得已而因人遠客秦州耳。顧此隴坂九折。人上坂者悲思故鄉。我亦遲回怯度隴關。適當戎翟青海流沙。一望無極。我因浩蕩悲生。隴有魚龍水。水落向夜。其聲嗚咽。隴有鳥鼠山。山空當秋。其氣蕭條。況吐蕃近陷河源。朝廷方事西征。我此來正欲淹留。而此烽火不禁。心折非悲生事。亦何緣爲此遠遊也。○秦州古天水郡。外逼吐蕃。朝廷命使修好。遣將西征。必由於此。故首章有西征烽火之悲。因人者。疑因東柯谷姪佐也。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四句寫隗囂宮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二句景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二句感懷

借隗囂托諷。秦州城北。此何寺耶。相傳是後漢隗囂宅也。隗囂當日。據天水背正朔。如今安史。今其宅廢爲寺矣。苔蘚滿門。爲時已古。丹青蹈殿。閒爾無人。但見露葉空明。夜垂落月。溪風爭逐。日送歸雲耳。彼長安在西。

我心本西向長安。今此渭水，無情之極，當我愁將東向而流，亦獨何哉。○按水經注：寺枕秦山。按渭水，渭水東合冀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郎龍水東逕兎亭，郎隗囂使牛邯所守處。岑參見渭水思秦川：渭水東流去是也。或曰：渭水東流長安，公已西適秦，而渭獨東流，自歎不如渭水無情之物，且能如此，亦是。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二句秦州 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

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四句降戎 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二何諷辭

賦降戎。泰州都督領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其圖志可考。我朝使者出使吐蕃，驛道不一，其近贊普牙帳者爲勃令驛，從此而出，即是流沙，真控制吐蕃之要地。所憂若降戎雜處耳。其隸秦州者，聯毳帳以居，或大拂盧，小拂廬，有千帳之多；若秦州土著者居人，北有萬家耳。以千帳降戎雜處此萬家中，何以堪此。顯此降戎，其馬則驕朱汗，其舞則斜白題，宜其誇也。彼自臨洮來者，年少無知，不以爲憂，亦自誇其技擊，良可怪耳。夫秦州惟居

人鮮少故守禦者取給於臨洮年少西來自誇幾爲降戎竊笑矣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承鼓角句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承欲夜何萬方聲一槩我道欲何之結挽前章淹留意

咏鼓角。戍鼓角聲本邊塞防秋之具鼓角起邊郡則川原已入夜矣其聲何如如雷出然雖曰緣邊郡實不知起何地也蓋隱地發耳秋聽故也下馬隱地發上馬入雲悲悲鼓角在下何以入雲風散故耳其聲爲風所散雖因緣邊郡而已入雲際悲聲何遠也此時抱葉寒蟬聞敍角而不敢鳴其聲則靜此時歸山獨鳥聞鼓角而不敢止止其棲則遲川原故自此欲夜耳夫寒蟬驚鼓角且聲爲靜獨鳥怪鼓角且棲爲遲況我客于今日萬方被兵萬方鼓角亦安能去秦州而他有所之所由心折此淹留也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慮謳回紇

鬬龍真龍種猶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迥立向蒼蒼隱喻子儀

冀任郭子儀。沙苑別名爲南使王德二載梁護招兵沙苑自歸取馬乾元元年回紇遣驍騎三千助討慶緒信乎此地宜牧天馬其萬匹之强由來舊矣乃相州之役九節度師潰於滏水回紇亦止存十五騎自相州奔還萬匹强安在哉浮雲之馬蓮庫没矣秋草之生徧山長矣獨不有真龍種乎我聞其說又不有老驌驦乎尚有餘勇此老驌驦雖滏水之師一時暫蹶其僇力之志未嘗敢忘益仰首哀鳴常思戰鬬者誰則知之惟有兀然迥立思見亮於蒼天而已○真龍種是趙王係非廣平王俶乾元二年七月李光弼代郭子儀光弼畏魚朝恩願得親王爲副於是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曰鬬說者將初勑遣也老驌驦指子儀將子儀以朝恩譖召還京師蒼蒼喻君蓋子儀見詘於朝恩無見亮於至尊殘字作餘字用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漢節歸領下四章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四句正爲漢節不歸故那堪往來戍

恨解鄴城圍 結慨往事

傷戍卒 城上胡笳薄暮奏矣山邊漢節亦宜歸矣惟漢節不歸故防河之卒已赴滄海而遙奉詔之臣又自金微而發往來紛紛也此時士苦形骸俱黑征人罷疲可知林疏鳥獸亦稀戍士失所依可知此往彼來更番調遣所以至此彼滄海之卒爲安史往金微之師爲吐蕃來能無致恨於六十萬人盡沒於鄴城之解圍哉

〇至德二載肅宗遣南巨川報聘吐蕃未幾吐蕃入寇公有傷往事故以下五章反覆使節若冀其歸若訝其未歸也當時外有吐蕃內有安史公恨安史未滅使吐蕃廷兵力不能專用於吐蕃以至征戍之師往來勞苦夫安陽之役朝廷以九節度會師問鄴安史有可滅之會魚朝恩阻撓軍事不從光弼謀光救魏州反使思明引兵趣鄴而鄴城之圍解一時六十萬人盡沒於鄴征調紛紛有自來也向使鄴城之師克期盡滅則今日征西之役專力吐蕃豈不甚快與言及此猶恨於安陽之役魚朝恩阻撓軍事耳不滿師曰解者爲九節度諱言之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四句 塞上

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二句使節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

二句總結

專諷使節不還。秦州襟帶隴蜀高山萬重孤城卽在其間山多則雲長出塞不必風也月臨關則又恒疑其不夜塞上之景如此我日望使節還也乃但見雲出塞月臨關耳苟使者能爲蘇屬國杖漢節而不屈今日雖未歸無害也但不知能爲蘇屬國否苟使者能爲傅介子斬樓蘭而後還今日雖未歸何傷也但不知能爲傅介子否我訝屬國歸何晚意者樓蘭斬未還煙塵一望衰颯摧顏奈之何哉。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四句承使節

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四句傷內寇

承上。河源在天上使者尋源往從天回出來舊矣其犯牽牛星而去誠不知爲路幾許庶幾能爲張騫也乃

人宛馬而歸至今亦宜早來亦何難為李廣利耶使節不歸亂靡有定既衆幽燕如安史者自若也稱據郡國馬安史者更多也先是天寶十四載祿山初反朝廷以兵籍少於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至德以來一盡於陳濤再盡於清渠今九節度之師又潰於鄴城至六十萬人俱盡天武健兒尚有幾人宜徧地蒐人附掖吹者不勝哀怨也彼為使者乃牽牛徒去宛馬不來恥○前章謂使者不能如蘇武仗節傅介子立功此章謂使者不能如張騫使絕域李廣利伐宛得馬無非諷辭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六句驛亭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二句自況

賦驛亭亦諷使節秦州所見大率降戎明人眼者惟驛亭耳驛亭臨池處柳竹蕭疎高低作勢明人眼如此不幸處於衝煩喧呼不輟日看使節往來耳雖有叢篁高柳之幽事誰復過而賞此若使老夫假館驛嗟竪地無異郊間庶不負此好驛亭也○公思假驛亭非慕驛亭甚言使節往來喧呼靡盬為此解嘲之言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 二句雨勢 羌童看渭水使節向河源 二句時事 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 二句羌戎兼點雨景 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一句自謂

悲使節不還羌戎雜處。塞外崑崙已是吐蕃之境乃秦州與氣血接於此雲氣接則塞雨來矣降戎久處遺種遂有羌童彼渭水東入於河羌戎看渭水之東流使客向河源而不返果何爲哉此時塞雨中羌戎雜處煙火交接直遍軍中之幕牛羊不滿嶺上之村若我所居當此塞雨中秋草深蓬門閉羌戎焉得擾我耶。水北注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上日看渭水下日向河源語意一串。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 四句承上 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 四句兼雨時事

此章爲前後脉絡。當此雨後古塞冷矣秋雲低矣黃鵠本摩天之翮今翅垂雨猛士幾困與蒼鷹本飽颺之物今飢啄泥師徒能宿飽與兕思明久據薊門今自北進勦者何人征西以討吐蕃問使臣何往獨勞漢將也内寇未平外夷方熾中原鼙鼓臨衰飽聞亦獨何哉味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二句公恨解鄴圍反發使節良有以也夫修好外夷朝廷原非得已特以内寇未平時事多故姑借修好以戢夷心使得專力以除内寇然此乃使臣之職誰料使節空頻修好不驗使今日東征將士重有西征之役也薊門自北郎直搗幽燕意當時直搗幽燕之說先見者清河客李萼也李光弼郭子儀亦請引兵直取范陽覆其巢穴繼則李泌勸肅宗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西北自歸檀南取范陽薊門誰自北傷直擣幽燕之無人漢將獨征西諷使臣報聘之無效語意至此並透。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六句南郭寺俛仰悲身世溪風爲颯然二句

感懷

賦南郭寺　秦州有城北寺又有南郭寺城北寺枕秦山接渭水南郭寺控山頭帶北流所見寺中老樹占空庭之勝似獨得者至於北流泉即南渠名清水者爲一邑所傳於時危石之底秋花生焉一何失所臥鐘之邊晚景落焉能幾何時凡此皆俛仰所及者仰則見山頭寺俛則見北流泉仰則見老樹婆娑俛則見清渠湛淨仰則見沉沉焉鐘邊晚景俛則見冉冉焉石底秋花一俛一仰身世之悲交集矣夫身世之悲只自悲耳乃溪風亦颯然而動似溪風亦知我悲者知我悲亦惟溪風而已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二句領王末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偏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

賦東柯谷　秦州枕山麓有東柯谷者人曾傳道其可居云此間深藏者有數十家此數十家其對門之藤直蓋於瓦其映竹之水曲穿於沙其谷中地雖瘦偏宜種粟其谷中坡向陽更可種瓜傳聞如此何異桃源況船

人近更相報謂舍此不居是失桃源也夫桃源可失乎哉○公姪佐居此故曰傳道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語眞傳四句仇池

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四句卜居

仇池

賦仇池。不獨東柯。更有仇池。仇池四面斗絕。爲小有洞天之附庸。此地潛通。可以避世。穴有神魚。食之者仙。雖則云然。久不見矣。至洞天爲福地。此則語眞傳耳。況西南一帶。正十九泉所在。爲神魚所出者。仇池近接之。我平生長懷此地。思於白雲深處。一茅終老。今客秦州。庶幾足遂我願耳。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二句承兵馬間

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休鑷鬢毛斑四句隱承泛滄海

東柯谷　我壯年便志掃滅，今未掃滅，而客秦州者，只爲烽煙未靖，且寄身兵馬間耳。夫兵馬間何堪久處，況塞門吹落木之風，客舍有連山之雨乎。每念阮籍車轍，亦意獨行，龐公入山，處採藥長往。二賢何等疎懶，彼東柯亦誠得遂我疎懶，亦何妨爲阮籍龐公。白髮種種，撫鏡不顧矣。然則滄海雖未服，庶不終於兵馬間哉。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羣。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野人矜險絕，水竹會平分。五句總言崖谷之好　採藥吾將往，兒童未遣聞。結還卜居意。

承上。秦州之山莽莽萬重，東柯之崖谷獨好者，於衆山中卓絕不羣耳。落日有情，若邀雙鳥；晴天無意，偶卷片雲。而且野人之吟，常於險絕；水竹之勝，會許平分。此皆衆峯所無者。定須投老於此，所慮兒童聞之，徒亂人意，我行不果矣。此行採藥，休遣兒聞，果哉長往，我棄妻子如敝屣也。○十三章有映竹水穿沙句，故此章有水竹會平分句。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 二句領王末 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牆鸕鶿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六句

總寫秋陰 客舍苦所。邊秋多陰未夕恒夕。故有晨若無晨晨光亦不復辨也。客舍有幔簷雨淋幔者亂不可止。客舍有牆山雲度牆者低不復開。客舍有井鸕鶿性貪而捕魚今窺淺井是使客子不有此井。客舍有堂蚯蚓性靡而飲泉今上深堂似憐客子。客子獨處此堂無非秋陰使然此將車馬蕭索蓬蒿滿門寂寂秋陰晨昏不辨客子窮矣 ○鸕鶿水鳥宜江湖今窺淺井蚯蚓土蟲宜野壤今上深堂皆失其所尤敢鳥何萃今蘋中。鷺何爲兮木末。大意相似。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 承秋將盡

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 四句客未

歸之

故

隱諷使臣　秦州僻矣況值秋晝亟望使節歸耳其如
山徒高使客未歸何於將壑上之雲頻有斷續邊地之
凡亦少光輝地僻秋將盡如此所見者烽常報所傳者
檄屢飛吐蕃正復充斥彼此番於我本屬甥舅亮天威
難稱誰復叛逆或使臣啓釁故耳山高客未歸是可歎
也○貞觀間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弄贊弄贊執婿禮
甚恭景龍間中宗又以金城公主下嫁普贊普贊表稱
世尚公主義同一體中間張玄表等興兵寇鈔遂使二
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是吐蕃不敢犯天威也
其後使明皇仆金城公主所立赤嶺碑遂失吐蕃心然至
德初尚有助討祿山之請二載南巨川報聘反陷西平
又陷河源先王馭夷羈縻不絕修好雖非上策罷兵息
民不失為中策今使客不還烽常報檄屢飛豈西戎敢
近天威實為使者辱君命啓邊釁也公特隱其指微其
辭曰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欲為使者
自維其故前數章疊諷使臣至此並透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井乾風連

西極動月過北庭寒六句收前西征一事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二句任將

承上　吐蕃未平鳳林之戈何時得息魚海之路至今爲難於時斥堠之火連峯舉者儼而且高孤懸之軍掘井飲者往往無水彼西極爲吐蕃之處風連欲動北庭爲控吐蕃之處月過加寒此時亟須飛將欲得飛將亟須築壇壇爲在故老眛眛我思日望之矣○易曰井收勿幕井口爲收勿幕以資汲者今曰幕井是無人汲也無人汲是無成也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漢時耿恭以匈奴擁絕澗水穿井不得水恭整衣向井拜水泉湧出今曰幕井乾水竭可知亦見時無耿恭故思子儀也風連西極動吐蕃有飛揚之勢月過北庭寒似傷李嗣業嗣業爲北庭節度乾元二年正月鄴城之役中流矢薨故老公自謂飛將指子儀公意子儀雖有鄴師之潰不妨使收效於吐蕃故前月仍發老驥驕此曰故老思飛將

唐堯眞自聖野老復何知二句領至末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

見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爲報鴛行侶鷦鷯在一枝

結出藥宦之恭蔵。 今日應莊蔽然自驅我爲野老不識不知，亦順帝之則耳。野老隱矣，有借隱之人，雖藥養生，安能無嫡應門待客？幸亦有兒有借隱之地，昔日藏書曾聞禹穴，至今讀記尚想仇池，至若鴛行舊侶，自佐唐莊鷦鷯小免廿棲枳棘東柯一枝，從此逝矣。○學道者必曰棄妻孥長往，者必候婚嫁畢，終是識力未透。益對龐人抱膝于不許做逍遙高致，攜妻子入鹿門，適成龐公遜節，梁鴻有佇隱話光，附潛有候門稚子，古來達士豈必定舍妻孥，公曰雖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是本分佳話。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 二句領至末 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天空秋霽，一望無極，迢遞之處又起層陰，但見遠水與長天一色，孤城與薄霧俱深，葉已落矣，因風更稀，山但

迥也。夕陽初沒。鶴歸何晚。鶴宜晚也。鴉棲滿林。鴉宜滿
我對景眞無極矣。○淸秋爽氣。積陰蔽之。是小人蔽君
之象。見幾者能逺於害。獨鶴是也。
昧於幾者爲羣鴉。應有滿林之棲。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四句晴

雲從秋薄。風自西來。雨晴候也。此今朝之景。分外加好。
夫雨則妨農。既晴。雖前此久。雨農事何妨哉。豈特農事

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四句晴景

塞柳疎翠。因風成行。山梨小紅。得雨亦結。況入耳者笳
聲。秋風送之。觸目者雁行。秋雲襯之。笳聞樓上。雁入高
空。亦雨晴使然。
晴景眞好矣。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四句賓編

初月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四句虛寫初月

初月何如弦未上欲上輪將安未安凡以光尚細彰猶斜耳方其微升勢若當空未幾已隱光難普被於府河漢之色依然如故照山之處從然自寒月光明則花露亦明月光暗則花露亦暗雖曰初月猶無月也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二句領至末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天河常時聽其顯晦一當秋至分外分明豈無微雲掩其光彩然於永夜終自常清也況含星浮闕常近至尊伴月沉城勿傷淪落其分明又如此彼牛女渡河常於秋至天河任其自渡風浪不生河身有定故其分明亦有常耳○詩意謂君子處遇顯晦隨時亮節耿耿時窮乃見不猶天河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乎雖有小人

流言暫掩其光乃其常明之體終不爲其所蔽不猶天河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淸乎含星動雙闕天河近而有光君子心依至尊亦若是耳伴月落邊城天河遠而有耀君子自安遐棄亦猶是耳兆世自風波吾省安止彼天河映水若體牛女雖渡風浪不生亦由其體恒定也黃鶴云公爲小人所間出華州故詠此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四句東樓時事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二句東樓之景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挽合前四句

秦州東樓下有驛道通茫茫萬里即通吐蕃之流沙道也顧此此城門征西者年年過此但見其自此門去幾見其自此門返從前去者爲舊征魂今日往者爲新戰骨於此日減於彼日添也於時樓上吹角凌風彌迥城隅向昏帶水常昏彼河源使節正往吐蕃和好者和好以罷一息戰庶征西之過此門者得而少止寄語驛使送節

河源則有人望其遄歸果何日幸勿爲吐蕃所羈哉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二句隱承殘僧少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四句承細路高

野寺山僧所餘無幾寺在山上路細且高山園內森森石竹麝香閒眠瑣瑣金桃鸚鵡巧啄所見止此僧誠少矣細路之高何如俯見亂流渡者行人過而不阻仰見懸巖搆者屋宇置而偏牢所懸既高故能見遠百里纖毫都在眼中上方高重閣深晚則暗百里遠纖毫微而乃畢見故爲奇也○按天水圖經東柯谷南麥積山有瑞應寺閣道縈旋上下千餘尺故詩云山園細路高上下水從礀可涉故詩云亂水通人過又玉堂閒話云麥積山梯空架險而上其間千房萬室懸空躡虛故詩曰懸崖置屋牢高檻可以眺遠故詩曰百里見纖毫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領下六句）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既流夜郎地屬天末涼風起此意何如哉庶幾鴻雁北鄉可以寄書今也杳然况在水一方湖泖從之道阻且長也彼文章與命從來相左命達則文章賤文章高則命窮所以憎命達魑魅爲小人之類與君子原不相能宜乎喜其來而甘之既阻於鴻雁又違於江湖既見阻於文章又見害於魑魅君子之意果如何哉古屈原亦君子也爾流夜郎原放湘江爾之心即屈原之心是爾之心惟屈原知之想爾此時惟有投詩以贈汨羅與屈原之冤魂共語爾君子意何如庶幾如此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

必騰上龍身寧久藏六句番劍風塵苦未息持女奉君王結到致此二字

俗眼於物必耳目近玩而珠玉裝者爲奇怪番劍異是毋夜光芒咄咄逼人者何故蓋由此劍有虎氣係龍身耳今日風塵未靖君王須用正急持汝奉之行見虎氣龍身光芒滿六合矣

銅鉼

亂後碧井廢時淸瑤殿深銅鉼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二句承時淸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未鈌落猶得折黃金四句承亂後

喪亂後碧井廢矣雖有銅鉼無可效能若前此時淸瑤殿自深嗟爾銅鉼幸供汲取在銅鉼自以時淸瑤殿從此長被收錄勿悲失水乃人情當汲水則用之失水則棄之誰念未失水時架轆轤牽素綆哀音有至今在耳

者彼美人誠想手撫銅絣華絲秋水日今沈寒甃豈不側然寧失水竟遐棄哉况此銅絣雖然失水其刻畫蛟龍黃金兩耳縱然缺落猶堪折取銅絣未可棄矣○銅絣汲水於碧井猶士君子効能於國家銅絣見用於美人猶士君子不見棄於君王特所悲者失水耳全是放逐之感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六句寓目 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二句寓目之感

惟西域人釀蒲萄釀酒種苜蓿餧馬秦州內地亦生此種土物如此尚堪寓目否且關山多陰雲常帶雨塞地多沙水不成河風景如此尚堪寓目否烽燧何物而輕之輕烽燧習烽燧也羌女猶然羌兒可知駱駝何物而掣之掣駱駝習駱駝也胡兒且然壯者可知種類如此尚堪寓目否彼伊川披髮辛有傷之今土物則蒲萄苜

若風景則翳雲裹水種類則羌女胡兒自傷老眼喪亂飽經感慨係之矣

郎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二句領至末）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思拋雲髻腰肢賸寶衣羣兒猶索戰回首意多違

國家資花門兵以討賊故有和親一事聞道滏水之敗骨啜亦潰奔京師可汗隨死是花門亦破矣昔年以公主下嫁本資其兵力今花門潰可汗死國家和親之事應併其非我鬭可汗死時國人欲以公主殉公主曰回紇爲聖結婚不遠中國吾不可以殉故今日得渡河生還也可汗死公主雖不殉聞亦爲務面而哭爲可汗居喪宜今日歸拋雲髻餘寶衣耳朝廷向資花門以助戰今賊猶索戰而花門破公主歸回首和親不亦意多違哉○蔡氏曰時回紇爲史朝義誘之爲寇故曰回首意多違此係上元間事非公主聽歸之年按史乾元二年秋史思明命諸郡太守各將兵從已向河南分爲四道是羣兒索戰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知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前今秋

之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四句

歸求之春訪之

燕歸人知其避霜雪耳不知爲秋來夫壻儔侶已稀也

四時有序八月知歸與時推移道固如是然秋去春來

春色雖無訪廟之日春來燕至衆雛原有識機之明春

色回則霜雪消衆雛至則儔侶集故巢無恙乎主人不

棄乎今且歸燕依然明年來燕特難必者主人耳○嘗

讀谷風棄婦始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何其厚也至曰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歎其決絕之甚公曰故巢倘未

毀會傍主人飛明知故巢已毀不敢謂主人無心棄棄

然猶冀主人勿棄身雖棄而心還戀主也

彼前度劉郎玄都觀裏之作何足語此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二句承哀音久客得毋淚故妻難及晨二句承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二句總結

促織細甚哀音動人哀音何如始吟草根寒侵不穩繼入牀下夜久相親彼人之可哀者莫如久客與故妻蓋久客爲無家之人故妻爲已棄之婦聽此哀音安能忍淚及晨也所以然者促織之音發於天真非急管哀絲可比故其感激爲獨切云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承首句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承火句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結意仍歸腐草

螢火時當季夏已是三陰幸因腐草化而為質敢近太陽飛哉蓋太陽為君位螢火本宵行譬彼小人亦欲上亢至尊終不敢若地位使然耳惟其因腐草而出故以臨青巷則不足彼青巷之氣原不相親也點客衣則有餘彼塵污之性其所從來也惟其不敢近太陽故脂韋之態則隨風飄帶雨落猥瑣之姿則隔幔小傍林微況清霜一至飄零無所亦終歸腐草耳其無特危之節又如此

蒹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四句承摧折不自守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二句結秋風吹若何

蒹葭弱卉自守難矣至秋而敗亦奈之何當其暫時花亦帶雪不知幾處葉已沉波良由體弱苗早故亦先摧殘長露多故難持久其摧折不自守如此至於江湖搖落空悲歲暮嗟何及耶秋風吹若何誠不知若何矣○

此言庸碌人其平生不能植立大節易奪是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也當其依附權貴亦藉榮施不知到處披靡已喪氣節是暫時花載雪幾處葉沉波也其趨榮常在人先得時最早其乞憐恒於暮夜感恩最多是罷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也一當患難與時變遷火炎崑岡玉石俱碎是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也藤山之敗如張希烈張均兄弟皆因貪位希寵不自樹立使然至六等定罪誅者誅自盡者自盡蒹葭之作有以也夫國風蒹葭本懷伊人此以不自守說入意別有寓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會不重翦伐欲無辭 四句承軟弱強扶持 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二句結青冥亦自守

竹為苦竹雖則不高乃亭亭青冥亦能自守人見其軟弱若可壓以勢力不知其勉強扶持自守原不可奪彼

夏蟲感陰氣而生爲趨炎之物竹味苦宜爲夏蟲之愛
以夏蟲避也春鳥乘時令而出有高舉之態竹枝果宜
爲春鳥疑懼此春鳥疑也夏蟲避處可遠嬉春鳥疑不
免見薪苦竹於此此極蕪耳夫苦竹既分軟弱之質亦何
形托處軒墀郎軒墀亦不重之苦竹雖無軒墀之分亦
何至下夷翦伐郎翦伐亦何必辭也其默弱强扶持加
此見輕於軒墀蕪見重於幽人欲遠夫翦伐須善保其
霜根今也幸近幽人屋春鳥夏蟲所不及者霜根結在
玆又何軒墀翦伐之庸心
爲其青冥亦自守如此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一句日落
風亦起　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彫
之界
戈　四句城頭烏
尾訛之意
、日落風起城頭之烏尾亦動有漢時城上烏尾畢逋之
象此時日落黃雲未動此時風起白水已波不但烏尾

詠動耳老婦胡兒且哭且歌哭可悲歌可畏也征西將軍別秦城而上馬乘夜出關擁彫戈以征吐蕃真有不遑寧處者日暮所見如此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過警急過隴自艱難四句承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二句結報平安

一寨上烽有報平安者每夕一舉傳至京師每日報惟恐一日不報也始而寨上傳光其烽猶小繼而雲邊落點其火將殘當塞上傳光故照秦過警急之報及雲邊落點則過隴有艱難之憂其來不近如此遙想至尊當此旰食惟恐平安之火不至故每夕候火立馬千門但未卜每日報平安果得平安否也○結意似諷守禦諸臣安邊無策徒使蓬萊殿上望烽火爲憂喜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霑衣二句領至末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五音中商音主殺其聲不堪盡奏盡奏則血淚霑衣也所以然者有此曲爲傷心極耳最傷心惟商音最傷心惟征人聽此曲者大半多屬征人以傷心人聽傷心曲今日血霑衣者正爲他時白骨歸也惟其然此相逢盡奏者恐征人聞之恨其過情故作微聲不忍盡奏豈獨征人役秋雲悲悲風本無情之物清商一奏亦似傷心而動者從飛者緩吹笛者看秋雲聽悲風淸商之音忍盡奏耶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二句領至末巳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戍婦曰戍人不返吾豈不知近者戍臨洮河源之陷已不返戍河北鄴師之潰已不返戍河陽鄭滑等州之淪沒已不返今日之戍斷其必不返耳然我戍婦秋至拭砧者念征夫苦寒又經長別故不惜勞苦遠寄塞垣雖身不能至庶幾征夫聞空外砧聲知我閨中擣衣之力耳戍婦之言如此

月夜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四句月夜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四句憶弟

戍鼓一聲人行遂斷邊塞嚴警有如此者此時所聞惟有雁聲雁為兄弟之鳥如之何所聞者止一雁聲而何夜無露今夜加白者月為之也何地無月疑是故鄉者有弟在彼也故鄉有弟月應照之適此亂離都應分散故鄉有家月應照之弟既分散焉知死生計惟寄書耳從前寄書往往不達況今東都一路兵馬倥傯縱使寄書亦屬浮沉惟有對月相憶而已○是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鄭滑齊汝四州故曰未休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潤天遠暮江遲二句應首聯 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二句照◎聯

戈望干戈定訪弟妹今猶未定即弟與妹亦不知一方與否而各何之地所由淚枯成血髮變爲絲耳遙想江南干戈未定不識地卑天遠荒野暮江間弟妹果在耶否耶我年日老更加多病直恐死喪已近無幾相見如之何不悲也◎前章憶弟若顛若覩在河南者故曰故鄉此章憶弟妹弟豐在江左妹韋氏在鍾離詩中地卑江遠可見江南自永王璘反後久爲戰場公後寄豐詩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至於妹同谷七歌曰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此曰弟妹各何之直恐杭州越州鍾離諸處一經喪亂無有定所公送韓十四江東又云我已無家尋弟妹

八卷終